

〔独幕话剧〕

九号服务员  
师徒三代子  
一万紫千红才是春  
墙上



四川省观摩演出团 1965.9. 成都

**时间：**春末夏初

**地点：**新春浴室的休息室

**人物：**小赵（8号）浴室服务员

小张（9号）浴室服务员

冯师傅 浴室老工人、修脚师

陈小莉 小张的同学、蔬菜营业员

洗澡顾客

理发师

摄影师

孙师傅（洗染店工人）

李师傅（餐厅服务员）

胖子（猪肉门市部工人）

茶馆老工人

**开幕前：**浴室传来唱片声、放水声、喊号声、顾客要肥皂、  
开水声，一片杂乱声音交織在一起。

〔小张身穿9号白色衣服，手捧装有面巾的托盘，  
懒洋洋地从台右走出。〕

小 张 （面对观众）看嘛，搞我们这一行，一天到黑净跟  
这些打交道，清早一起床就擦地板、抹桌子、放水喊号  
洗盆子、忙来忙去还不晓得忙些啥子。简直浪费青春。

〔一个顾客从大幕中間伸出头来。

洗澡顾客 喂！喊了好半天了，給我一张帕子。

小 张 (白了他一眼)

洗澡顾客 (生气地) 听到沒有？(大声地、一字一字地)

9 一號一服一務一員。

〔大幕开

布景：一般洗澡的休息室，台右后有門通室外，左侧通男宾盆塘。正面墙上挂有奖状、服务項目、意見簿等。室内陈設着供顾客休息的沙发、椅子等，还有一张摆着毛巾、肥皂等用物的小桌子。

〔小张将托盘放在桌上，取了一张毛巾走进浴室。

〔两个刚洗完澡的顾客走出浴室。

〔小赵送顾客出。

小 赵 同志，请把衣服穿上以免受凉了。

理发师 謝謝你，我自己来。

小 赵 (热情地) 同志，请洗脸。

理发师 (边洗边說) 你們的服务态度真好，同志，你头髮都这么长？来来来，我給你理个发，再給你吹个青年式，又朴实、又大方。

小 赵 不行，这陣人手少，工作多，改天再理。

理发师 既然你們这样忙，那我明天再上門來給你理髮。

小 赵 哪咋个要得喃。

理发师 这是我们应尽的责任嘛，最近我们扩大了服务范围，不仅上门理发，而且还可以预约，以后你要理发，打个电话来就行了。

小 赵 谢谢你。慢走。

理发师 再见。（下）

〔小张出，倒水喝。〕

〔内声：三号要帕子。〕

小 赵 来了。（取帕子下。）

〔一个身穿洗染店服装的人手捧了一叠洗过的衣裤走进来。〕

孙师傅 （对小张）同志，你们忙嘛！

小 张 （爱理不理）洗澡嘛，坐嘛！

孙师傅 （发现小张工作服上的9号）9号？啊！你是才调来的嘛？

小 张 洗澡就洗澡嘛，你管我是不是才调来的。

孙师傅 （解释地）同志，我是你们这里的老顾客罗！你们冯师傅、刘师傅我都很熟。

小 张 （讨厌地）熟又咋个嘛！再熟还是要盆子空了才洗得到澡。（转身进内。）

〔小赵上。〕

小 赵 哎呀，是你嘛！孙师傅，我才说等下班来取，你就亲自给我们送上门来了，实在不敢当。

孙师傅 你们也忙嘛，为你们送上门是应该的啦。

（取衣物）这是你洗的衬衫，你看这个疤补得要不要得？

小 赵 补得好，简直看不出来了。

孙师傅 这是李师傅染的裤子、这是小朱的衬衫、把领给他翻过了。

小 赵 谢谢你。孙师傅，洗个澡嘛。

孙师傅 这几天凉倒了，洗不得。

小 赵 凉了嗦，正好洗个热水澡医感冒。等一哈（儿）给你找个避风的地方，放盆烫点的水，（向对）小张，等13号空了，放盆烫点的水，孙师傅要医感冒。（取出毛巾送到孙师傅面前）

孙师傅 谢谢。吧，你们冯师傅、刘师傅嘛？

小 赵 冯师傅到北京开会去了。今天就要回来。刘师傅他们到公司开会去了，只有我和小张值班。

孙师傅 冯师傅到北京开会去了，该去，该去。你们冯师傅简直没得说头，那年评先进没得他哟。

〔内声：1号要帕子。〕

小 赵 来了。孙师傅，你稍等一哈（儿）。（下）

〔小张拿着毛巾上。〕

〔一个洗澡的胖子，两手抱着刚买的成都的土特产走进来，东西又多又零碎，掉了一地。〕

胖子 (对小张) 喂, 帮忙拣一下。

〔孙师傅热情地帮他拣东西。〕

小 张 (不愉快地) 喂呀喂的。(不耐烦的拣起了东西,  
放在胖子手上。)

胖子 喂! 轻点嘛, 按烂了。(坐下) 拿张帕子来。

〔小张心不在焉的清理桌上东西未曾听到。〕

胖子 (见张不理) 請你給张帕子。

〔小张順手取了一张帕子递给胖子。〕

胖子 (看了一下) 这是洗过的嘛!

〔小张为他換了一张。〕

胖子 (摸着毛巾) 嘬呀, 咋个冷哇哇的罗, 請你換张漫  
点的。

〔小张忍住怒气, 換了一张扔給胖子。〕

胖子 (欲吵又忍, 口渴) 要杯开水。

〔小张不理。〕

胖子 (大声地) 請倒杯开水。

〔小张提壶倒开水, 开水濺到胖子身上。〕

胖子 (生气地) 你沒长眼睛嗦?

小 张 你才沒长眼睛。

胖子 你的态度咋个这么不好啊!

小 张 (带刺的) 态度好, 笑头和尚的态度就好。

胖子 吒, 你还会說刺(儿)話喃, 要說大家說嘛, 你要弄

清楚，我們还是出了三角三的。

小 张 出了三角三又咋个喃！把你那套資產階級老爺作风收拾倒。

胖 子 （气极）啊！你罵人，你罵人，（冲过去）你給我弄清楚，那个是資產階級？你隨便扣帽子，我都是資產階級？（对老孙）我哪点象資產階級？那点像老爺？

小 张 我好久說你是老爺嘛，我是說你資產階級老爺作风。

胖 子 莫明其妙。

小 张 那个莫明其妙？

胖 子 你不安心工作找我出气。

小 张 那个找你出气？你还倒打我一耙。

小 张 （同时）算了，我不想跟你說了，我算遇到了。

孙师傅 （劝解）都是自己同志，有話好說嘛。

小 胖 子 （同时）他还說我态度不好，我硬是拿他沒法。

〔小赵聞声而出，急忙拉开小张、孙师傅也把胖子拉倒一边。〕

小 赵 小张，你咋个跟顾客吵架喃？

小 张 他看不起我們，故意弯酸人咧。

小 赵 顾客有意見就是看不起我們喃。

小 张 我就是不想干了。

小 赵 (严肃地) 你咋能这样說喃! 好了好了, 快进去洗盆子, 孙师傅还等倒要洗澡。(推小张下)

胖 子 (对孙师傅) 还說这里的态度好, 就是这样好的嗦?

孙师傅 同志, 他的态度是不好, 你的态度也不对罗, 新社会嘛, 要互相尊重才对。

胖 子 是啊! 我这毛三教脾气就是改不好, 說話总是粗声粗气, 一开口就得罪人, 其实我心头又沒得啥。

孙师傅 同志, 你在那里工作?

胖 子 解放前我是个杀猪匠, 这哈(儿)在副食品商場猪肉門市部卖肉。

〔小赵上, 取出毛巾。〕

小 赵 同志, 請洗脸。实在对不起, 他是才調到我們这里来的新同志, 对顾客服务得不周到, 請你原諒。(倒开水) 我們还存在不少缺点, 希望你多提意見, 帮助我們改进工作。

〔内声: 二号要张洗脸帕。〕

小 赵 来了。(取出画报) 同志, 請看新到的画报。

(下)

〔小张上。〕

小 张 (对孙师傅) 那位师傅, 該你洗澡。

胖 子 (迎上前) 同志, 跟你打个商量, 我要送我爱人回

公社，赶六点半的車，是不是让我先洗？

孙师傅 (爽快地) 好，你先洗。

胖子 对不起，对不起。（一面拿东西，一面对孙师傅說）同志，二天有空請到付食品商場耍嘛。

孙师傅 (发现椅子上的皮包) 同志，这个皮包，是不是你的？

胖子 是，是，謝謝你。（順手将皮包放在衣袋里对小張）請你帮我拣一吓东西。

小張 不該你洗嘛。

胖子 人家让我的。

小張 随便卡位，十三号房間跟我来。（轉身就走）

胖子 这叫啥話？！

〔小趙急出。

小趙 同志，啥事？

胖子 我的东西沒法放。

小趙 我帮你拣。（接过东西）請去洗嘛！（下）

胖子 （感激地）謝謝你，謝謝你。刚才那个9号要变成这个8号就好罗。（下）

〔電話响，老孙过去接。

孙师傅 啊？……啊？……好，你等一下。（喊）那个叫张继宏？

〔小張奔出。

孙师傅 电话。

小 张 (接电话) 喂, 啊, 我就是。小吴吗? 喂, 我托你  
的事情如何? ……啥子? ……不招生? ……你也說我这  
山望到那山高, ……当然罗, 我们这些咋个能给你比,  
工人老大哥嘛! ……

〔胖子的声音：唉哟，唉哟……〕

〔随着声音，胖子手提衣服上，小赵也跑了出来。〕

众 哪事? 〔立即扶胖子坐下〕

胖 子 你们搞的啥明堂嘛，放盆开水安心烫猪嘛?

小 赵 (急) 烫到那里了? (对小张) 你是咋个搞的嘛?

孙师傅 不要紧，擦点药就好了。

〔小张急忙拿出药箱，众人忙着拿药瓶、棉杆、要为胖子擦药。〕

胖 子 烫到没烫到啥哟，幸好我没有粗心大意，先伸手去  
试了一下，要不然嘛，都不晓得把我烫成啥东西了。

小 赵 对不起，对不起。

胖 子 烫倒都是小事。(指衣服) 衣服打脏了我咋个穿  
嘛?

小 赵 (歉意地) 同志，我马上给你洗干净。

胖 子 等你晒干了啥时候囉!

小 赵 (安慰地) 同志，我们这里有锅炉，一哈(儿)就

烤干了。包你洗完澡出来有穿的。同志請去洗澡，，我  
給你兌些冷水。（扶胖子下）

〔小張負疚地默立着。〕

· 孫師傅（關心而又責備地）小鬼，你昨個这么粗心大意  
· 哟，要把人家燙到了昨個办，以后做事可要把細些啊。

〔小趙端着面盆上。〕

小 趙 小張，你为啥給人家放盆开水哟？

小 張 你不是要我放盆燙水（指老孫）給這位同志医感冒  
嘛，那个晓得他要卡位。

小 趙 医感冒也不能光放开水哟！

小 張 我忘了开冷水管。

小 趙（邊洗邊說）干我們這工作咋能粗心大意哟，前次  
你給一位顧客放盆冷水，今天又給胖子放盆开水，要是  
把人家燙到了昨個办？小張啊！我們不是在學習為人民  
服務嗎？為人民服務可不能光是口头上說，而是要看實  
際行動啊，搞工作首先就得有責任感。

小 張 我那點沒得責任感嘛？再苦再累我都不怕，就是受  
不得这口气。

孙师傅 小鬼，搞工作不能三心二意，这山看到那山高，做  
啥子工作也都是为人民服务嘛。

小 趙 工作有缺点，顧客提点意見，咋能看成是受气哟。

小 張 刚才胖子的态度你又不是沒有看見，他看不起我們

嘛！

孙师傅 人家那里是看不起你喃，刚才胖子的脾气是有点毛，你又何必去計較这些嘛。

小 张 要是个个顾客都象你这样好的脾气又吵不起来囉。

小 赵 小张，搞服务工作就是應該热情耐心，因为絕大多数顾客都是想到我們这里来舒舒服服洗个澡，周身輕快，干起工作更有劲，我們为啥不該更好地为他們服务喃。（頓）小张，你好好想一想，我把胖子的衣服拿去烤干。（下）

〔小张觉得自己理亏了，但又未完全服气地将髒毛巾扔在盆內，然后坐在桌边。

孙师傅 （倒了一杯开水）小鬼，搞工作嘛，总是要碰到困难的，以后多向 8 号学习就好了，你看他对顾客多耐煩喃。小鬼，为人民服务不能讲条件，你为我服务，我又为你服务啦，你的衬衫都髒了，等哈（儿）脱下来我带回門市部給你洗。喝杯水，不要急了。

〔電話鈴响。

小 张 （接電話）喂，有話就說嘛，……啥？一个軍属脚上长了鸡眼，要到我們这来医？……你弄錯了，我們这里是浴室，不是医院。……啊馮师傅……他不在……啥喃，你馬上来找他，跟你說他不在。（搁下电话）

孙师傅 同志，你們馮师傅医脚病可是一把好手，为啥不給

別人說清楚喃？

〔小赵送顾客出。

摄影师 小张，刚才咋个沒看到你呢？

小 张 我在洗盆子。

摄影师 来来来，这是你照的相片，（从袋內摸出給小张）

你看光綫如何？滿不滿意，不滿意另外再給你照过。

小 张 （仔細端詳）喲！我咋个笑得这个样儿喃。

摄影师 那天喊你微笑微笑，你偏要大笑。

〔三人笑在一起。

小 张 照得好，照得好，謝謝你送来。

小 赵 同志，休息哈（儿）嘛！

摄影师 不了，我要把这几个顾客的照片送了，还要回家去准备行装，明天我們要到山区去为公社社員照相。

小 张 慢走。  
小 赵

摄影师 小张，二回照相，希望你戴上大紅花喲。（下）

小 赵 （走近小张）小张，你看人家服务态度多好，把照片都給你送上門囉，我們應該好好向人家学习才对啊！

〔内声：16号要块肥皂

来了。（下）

〔胖子出。

胖 子 喂，把东西給我。

小 张 (看了他一眼) 嘿东西?

胖 子 嘿, 刚才我不是把东西交给那位同志了吗?

小 张 你交给她我咋个晓得嘛, 坐倒等嘛。 (下)

胖 子 这叫啥态度。

〔小赵送衣服上。

小 赵 同志, 衣服干了, 请穿上, 你稍等哈(儿), 我给你拿东西出来。 (下)

胖 子 (感动地)这个8号啊, 我一定给他写个表扬, 那个9号呀, 非给他提个批评不可。 (取下意见簿提意见

〔小赵捧东西递给胖子。

胖 子 谢谢你, 谢谢你。再见 (下)

〔内声: 再来一位。

小 赵 孙师傅, 你去洗嘛。

〔孙下。小张手拿皮包上。

小 张 小赵, 我在盆子底下拣到个皮包。

小 赵 (翻看) 唉呀! 这不是刚才洗澡那个胖子的啊! 里面有钱、发票, (翻出一张票) 还有一张六点半的火车票。(看钟) 都快六点了。咋个办嘛?

小 张 他自己晓得回来找嘛。

小 赵 他咋个晓得掉到我们这里嘛。

小 张 今天这么忙, 人手又少, 未必那个还给他送去。

小 赵 我給他送去，我騎車給他送到火車站去。小張，你把堂口照顧到，說不定馮師傅等會就要從北京回來了。

小 張 小趙，你還沒有吃飯得嘛。

小 赵 送皮包要緊。（急下）

小 張 （追至門前）小趙，小趙。

〔外應：回來再吃。

〔小張沉思。

〔外聲：這裡是不是新春浴室？

〔應聲：是新春浴室。

〔外聲：請問馮師傅在不在？

〔外應：你到休息室去問服務員嘛。

小 張 嘁呀！小莉，（再看）是他。糟糕，我的同學陳小莉咋個到這裡來了喃？他要曉得我這裡當服務員，那才丟人咧。〔想躲避已經來不及了，忽然發現桌上有一老头戴的帽子和眼鏡，急中生智，抓來戴好，假裝擦桌椅。

〔小莉提着菜籃子上。

小 莉 同志，同志！

〔小張抹桌子不理。

小 莉 （旁白）這個人未必是聾子？（大聲地）同志！

〔小張悄悄看了一眼小莉，立即躲開視線。

小 莉 啊！原來是位老大爺，怪不得聽不到。

小 張 〔頭埋得更低，拿着帕子往桌上擦。

小 莉 (走近一看) 老大爷，你抹桌子咋个連桌布都不揭开喃？来，我帮你的忙，把东西挪开再抹。(欲动手)

小 张 (只好答話) 不必，不必，是干淨的。

小 莉 噢！这个声音咋个象小张喃？(仔細看他) 噢呀！原来是你。小张，你咋个这样打扮喃？

小 张 (十分尴尬) 我……我們俱樂部排戏，我演老头，这哈(儿)正在练习。

小 莉 (信以为真) 你裝得真象。咄！小张，你好久分到浴室来的？

小 张 才来不久，你喃？

小 莉 我分到蔬菜公司。

小 张 蔬菜公司？你在做啥？

小 莉 你猜喃！

小 张 当会計。

小 莉 不是。

小 张 (想了一想) 当統計員。

小 莉 也不是。

小 张 那你在做啥喃？

小 莉 我在菜市場卖菜。

小 张 你在卖菜？

小 莉 咋个，卖菜不好？

小 张 不！不！我是說，一个中学生分去卖菜，那不是学

的数理化，卖的黄豆芽？

小 莉 党需要我干啥，我就干啥，只要肯鑽研什么都能学好。小张，你都能当服务员，为啥我当营业员就不好嘛？

小 张 （触动心事）你以为我就甘心当服务员嘛！这个工作，一天到黑净跟水打交道，一哈水冷了，一哈水又烫了，简直浪费青春。

小 莉 浪费青春？

小 张 过去的理想，都成了肥皂泡，当初来的时候，我也想在这个工作上做出成绩来，欢欢喜喜穿上工作服，照了一张有纪念意义的相，那晓得才来不久，净遇到些不如意的事。

小 莉 你这种想法太不应该了。

小 张 难道你的理想就是整天跟葱葱蒜苗打交道？

小 莉 这有啥子不好嘛，当初，我也不习惯这新的工作，以后日子一长，整天和青菜萝卜、茄子黄瓜在一起，它们都成了我最好的朋友了，妈妈说我晚上做梦都在喊。

小 张 喊啥子？

小 莉 （学叫卖声）新鲜的黄瓜五分钱一斤。

（两人都笑了。）

小 张 简直没想到你这么喜欢卖菜的工作。

小 莉 喜欢，真的喜欢。能为千千万万的消费者服务就是